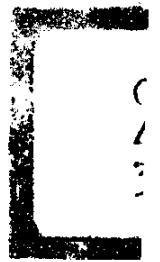


章太炎先生鑒正  
羅達存先生著作

# 讀經平議

- 一 經之源流
- 二 經之價值
- 三 經之整理
- 四 辯正反對讀經之言論
- 五 結論

經學會印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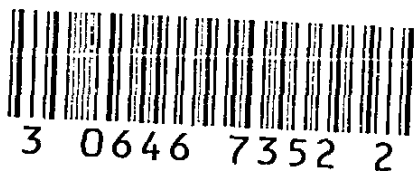
# 讀經平議

羅正緯

## 一、經之源流

章學誠曰「六經皆史也，」古者左史記事，右史記言，凡繫軍國之重者，各負專責記之，積之既久，一切事實，由經驗證明，遂成精確之原理原則，如科學公式然也。質言之，庶政祕書皆史掌之，爲史官者必將典籍，研討供用，學問淹博，職是故也。老子爲周柱下史，孔子往問禮焉。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，八索九邱。古人謂三墳爲伏羲神農黃帝之書，五典爲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，八索爲八卦之說，九邱爲九州之志。他如連山歸藏，晉乘，楚禱杌，後皆不傳。上古典籍，據漢書所載，蓋亦豐矣。孔子乃就其史料整理而刪定之，於是六經

090  
482  
3



垂世。六經者，蓋古代文化孕育之結晶，百家學術之淵源也。經者言其經常適用之謂。古人解釋雖繁，要不軼此範圍以外，而別具特殊奧義也。

孟子引書曰，「作之君，作之師」。古帝王既兼師職，是稱政教合一之期。其於學也，致力綦勤，伊尹訓太甲，周公告成王，師保之嚴，可見梗概。自夏至周，家天下享年之久，後世弗逮。賢君代作，學之功也。周興鼎盛，文物大備。孔子曰，「周監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從周」。當時史料讀不勝讀，詩有三千餘篇，餘可知矣。孔子具帝王之學，撥亂之才，栖栖皇皇而終不用，乃退而刪詩書，定禮樂，贊周易，作春秋，中庸曰，「非天子不議禮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」。孔子曰，「知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，罪我者，其惟春秋乎。」蓋大道不行，

毅然而作天子之事，是亦甘冒僭竊之嫌，設教以繇斯文已耳。庠序不謹，民俗日偷，孔子整理官書，分類刪定，流通民間，公開講習，政教之分，由是始矣。

孔子六經，自阨秦火後，刪定之本，遂開後世師法家法真僞之爭。漢重儒術，設置五經博士，經之地位，由是益尊。初定五經爲詩書易禮春秋，後增論語孝經爲七。唐分三禮三傳合易詩書爲九，宋又增論語孝經孟子爾雅，今十三經也。自漢迄今，歷二千年，真僞聚訟，累億萬言不盡。要之吾國四千餘年文化，歷代名哲相續繼起而不斬者，無一非羣經維繫薰陶之力也。惟師法家法門戶之見，在現代學術眼光觀之，不值一哂。蓋學以求進爲重，烏可守一先生說遵一家言，故步自封也耶？不佞以爲現在讀經，重在適用，不重懷疑，更不重數量

之多。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，惟在讀者受用何如耳。考據之學，固屬重要，破碎支離，亦足爲病。卽大義微言，不宜曲解，且好奇立異，學者結習，往往自造臆說護其家法之私，膽大妄爲，應引爲戒。或謂堯舜爲孔子僞託，或以中國比鄭，日本比魯，不獨穿鑿傳會，而辱國尤甚矣。孔子曰，『多聞闕疑』。孟子曰，『盡信書，則不如無書』。先聖名言，可資取法。吾師皮鹿門先生爲今文學承統正宗，衆所宗仰，不佞應時代需要，而抒其主張如此。皮師有知，亦必不謂『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也』。

## 二、經之價值

溯自開化以後，由伏羲以至孔子，聖聖相傳之學，上探宇宙之奧，下窮萬物之變；中究天人相與之幾，無事不備，無理不精，其說具

於羣經之中，足深玩也。中庸曰，『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』。蓋天命者，宇宙真理。反真理者，謂之物欲。能率真理，不溺於物欲。斯謂之道。去其物欲，明其真理。斯謂之教。經之爲用，教之工具也。千言萬語，說明真理之體。及一切萬事萬物之用。明體達用，讀經唯一要義也。理一而已，用則萬殊。萬殊歸於一理，一理散爲萬殊。釋說，『歸原無二，方便多門』。同者真理，不同者萬殊之方便法也。故體不變，所用方法隨時而變。易曰，『剛柔者立本者也，變通者趣時者也』。學者於體用之間，最宜明辨。新舊誤會之爭，無不昧於體用界線之別。認體爲用，病則迂拘，認用爲體，病則悖謬。二者相比，其失惟均，所得論斷，皆非正確。不佞說經價值之始，鄭重言之，而後知經之價值更足重也。

大學曰『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，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，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，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，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，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，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後知致，知致而後意誠，意誠而後心正，心正而後身修，身修而後家齊，家齊而後國治，國治而後天下平。』統系分明，事理精確，澈上澈下，一以貫之。中山先生謂吾國政治哲學，世界莫能及焉。真知灼見，過人遠矣。古人實踐如此統系之學者，堯爲最著。堯典曰，『克明俊德，以親九族，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，百姓昭明，協和萬邦，黎民於變時雍』。四千年下，低徊太平之象，悠然神往。是以堯授命於舜曰，『允執其中』孔子曰『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，其斯以爲舜乎』。孟子曰，『湯執中』。傳至孔子。中義愈顯。中庸曰，『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

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，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』又曰，『君子而時中』。時中云者，過去現在未來人類一切生活之標準針也。無論進化至不可思議之地步，不能超越中道範圍焉耳。此吾先聖發明傳統學術之中義，功在人類，巍巍乎吾無以名之，名之曰真生命而已矣。中之極致，『欲行則行，行乎其不得，不行，欲止則止，止乎其不得，不止』。孟子曰，『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，可以久則久，可以速則速，孔子也』。於戲，止於至善矣！

且治平之術，以民爲體。書曰，『民爲邦本，本固邦甯。』又曰，『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。』孟子曰，『民爲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爲輕。』民主精神，先西洋言之久矣，盧梭民約之說，又何新焉，書



曰，『德惟善政，政在養民，水火金木土穀惟修，政德利用厚生惟和。』大學曰，『生財有大道，生之者衆，食之者寡，爲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則財恆足矣。』孔子曰，『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蓋均無貧，和無寡，安無傾。』注重國民經濟之道，孰有善於此哉？其中方法，較今固有疏密詳略之殊。要其原理，萬世不易。後人本其原理，果能運用因時適變之法，則各種建設，無不達到完滿之域。因其治術，以正德利用厚生爲原則，以學術中道推行者也。治術學術，構成一片，學賴治術經驗而證實，治賴學術把握而推行，治益昭明，學益切用。儒術之長，正以此也。孔子曰，『入其國，其教可知也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，詩教也。疏通知遠，書教也。廣博易良，樂教也。潔淨清微，易教也。恭儉莊敬，禮教也。屬辭比事，春秋教也。』蓋『

夫子至於是邦必聞其政。『察其學術民情，便得大凡矣。』

孔子承中道之統，設教以仁。顏淵仲弓司馬牛樊遲諸弟子問仁，孔子各就根基深淺，引入識仁之路。仁者本心全體之德，後人釋義各殊，識仁亦晦。實在止於至善，是即仁也。故曰，『爲人君，止於仁，爲人臣，止於敬，爲人子，止於孝，爲人父，止於慈，與國人交止於信。』君繫全國之重，固宜仁也。曰敬曰孝曰慈曰信，皆屬仁之一體。因其所用對體性質不同，別立名詞以顯之耳。換言之，用仁於君者曰敬，用仁於父者曰孝，用仁於子者曰慈，用仁於國人之交者曰信，推至五常八德亦復如此。用仁於合宜之中者曰義，用仁於誠敬之間者曰禮，用仁於是非之明者曰智，用仁於篤實之事者曰忠，用仁於羞憤之勇者曰恥，總則曰仁，個別之，則曰敬孝慈信禮義廉恥等等是也。

。惟仁與個別諸德所以異者，全與不全而已，顏子三月不違仁，不違云者，念念仁也。『不遷怒，不貳過。』則怒與過時，已違仁矣。念念仁者，其滿腔生意，無適而非止於至善之境，可謂全矣。或孝於親而不信於友，或勇於行而不廉於取，或恥於安而不義於危，或智於此而不禮於彼，是謂不全。全則聖，不全亦視其量之等差，不失賢與善之間耳，故予陳文子曰清，令尹子文曰忠，觀此可悟其餘矣。

易曰，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明，四時合其序，鬼神合其凶吉。』天人相與之幾，言之至矣。吾國所謂天者，宇宙真理之義，非宗教天堂天界性質之謂也。蓋以天證人，以人應天，天人一貫，妙用神焉。宗教以出世爲皈依，儒家以現世爲重要。自秦以後，雖未達到充分進步之域，然而文化未盡泯者，實重現世特色也。釋氏

度人，以了生死，往淨土，基督以拔地獄，登天堂，皆於未來之境界，求離苦得樂之幸福，未解玄理之芸芸衆生，烏足語此！與其死登天堂，何如將現世界改造天堂。與其往生淨土，何如將娑婆世界化作淨土，春秋太平之義，禮運大同之象，人間之天堂淨土也。其切近又何如耶？

夫吾國之學，固以現世爲重要，較諸帝國主義又大有別。蓋人生幸福，以享受和平爲極則，所有一切政治經濟教育種種事業，其最終目的，皆屬策進人類和平之工具。否則人生之意義，罔有着落。吾國先哲洞見本源，故謀達到和平之域者，有禮樂之教焉，有人倫之制焉，人溺已溺，人飢已飢，民胞物與之懷，涵天蓋地之量，彼持功利說者，豈夢見耶？先聖創人倫之制，舉國之人，皆於相當範圍，各得

其所，各盡其能，各取所需。『所謂』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』人人如此，其樂何極。熙熙皞皞之氣象，洋溢乎國中矣。此後果得如此美滿之生活，一切物質建設，烏有不與歐美頡頏哉。反者曰，五倫之中，君臣已廢，既廢其一，四何有焉。不知君者國權所託，忠君是即忠國，君廢國存，又何傷乎。况君臣二字之義，非對帝王個人資格而言，即主屬之謂。凡爲主者謂之君，屬者謂之臣也。世說曰，『向雄爲河內主簿，有公事不及雄，而太守劉淮橫怒，遂與杖遣之。雄後爲黃門郎，劉爲侍中，初不交言。武帝聞之，敕雄復君臣之好。雄不得已，詣劉再拜曰，向受詔而來，而君臣之義絕何如。於是即去。武帝聞尚不和，乃怒問雄曰，我令卿復君臣之好，何以猶絕。雄曰，古之君子，進人以禮，退人以禮，今之君子

，進人若加諸膝，退人若將墜諸淵。臣於劉河內不爲戎首，亦已幸甚，安復爲君臣之好，武帝從之。』文內四言君臣，皆主屬之義明矣。晉猶如此，古可知也。足徵爲國服務者，若有主屬關係，皆稱君臣，君臣一倫，代表國家，帝王私人無與也。故吾國五倫之稱，國家倫理社會倫理家庭倫理包括無遺，此亦可喻明體達用之一端，不可不深長思之也。

夫立國基礎，既在人倫。助理人倫鞏固者，則禮樂也。禮以閑邪存誠，樂以宣情作氣，樂以和內，禮以嚴外，內和外嚴，秩序定焉。且禮者履也，又理也。凡人一切生活行爲，皆踐履合理之方法是也，非專指吉凶軍賓嘉儀式言也。孔子曰，『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。』此禮之用也。又曰，『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，道之以德

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』禮治法治高下之分，已判然矣。賈誼曰，『禮禁未然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後。法之所爲用者易見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。』蓋法束行爲，禮淑心性。舜無爲而治，成康之世，刑措不用，文景之朝，囹圄皆空，禮治之效，彰彰明著。古人謂『以法治民，不如以禮化民。』禮治進化高矣美矣。實在禮治精神，惟在躬行實踐人倫效用焉耳。故吾國所有組織，皆在人倫網中，相互連鎖，因人倫而生情感，因情感而重禮讓，因禮讓而致和平，其勢至順，其理至真。中山先生謂吾民族富有和平性者，由來久矣。綜觀已往之名君名相，莫不窮經致用，執簡馭繁，明人倫，正綱紀，納民於軌物之中，富之教之，不期治而治矣。孔子曰，『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』非獨聖者能之。凡明經術者，洞悉民情之本，審其利害

，順其好惡，知幾善用，成效可立覩也。蓋數千年涵養民族之精神，時或衰落，然有賢者振起而領導之，風氣轉移，有如影響，大學曰，「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，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。」孔子曰，「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風必偃。」曾國藩曰，「風俗之厚薄奚自乎，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。一二人好義，則衆人與之赴義，一二人好利，則衆人與之赴利。」先聖後聖其揆一也。「撥亂反正，存乎其人，此吾國和平之人生。禮樂有以成之，種族之繁殖，人倫有以致之，是亦優於各國而獨異者也。」

且人之慾望，莫不以利己爲先，惟利己之間，必具相當限度，所謂「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，吾亦欲無加諸人。」人已之界，權衡乎中。否則徒逞利己之野心，伸展無限之慾望，祇徒滿足個人物質之享受，



昧於和平幸福之真義。故一切不平等事實，由是滋生。角逐鬥爭，終無止日，在家家亂，在國國亂，在世界則世界亂。吾人生活如此混亂環境之間，所有幸福，犧牲已盡。於家於國，苦境固不待言。而歐戰前車，追思慘絕，背馳人道，亦已甚矣。調節之方，舍執中外，無以上之。孔子曰，『過猶不及。』過固不可，不及亦不可。而後知中之用，洽乎人情，當乎事理而已。故吾先聖執中之語。最符人類共存共榮之旨。『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』和平福音，無逾如此。然在國家言之，和平之中，仍有正當防衛之術。所謂『有備無患。』『足食足兵。』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『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。』亦非和平卽不抵抗主義也。孟子曰，『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』蓋認識人道正義之真，富貴貧賤威武無由累矣。內則發憤，外則圖

強，轉危爲安，指顧間耳。如此偉大人格，則非讀經不足以深造至此也。吾國之學，體用兼備，有體卽有用，有用卽有體。近人倡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，亦已誤矣。今人非之，不以其說之誤，而謂其說爲腐者，則誤又誤矣。人有善者，無論爲體爲用，皆可採取而補助之。在昔釋家真如之說，足以證明中道之體，唯識之說，足以補充心性之用。在今哲學一元二面論，足以說明太極兩儀之體，西方科學，足以推進利用厚生之用。他山之助，何可忽之？吾善之者，盡量而發揮之。人之善者，吸收而接受之。和合溝通，貢獻世界之新文化者，將于吾國賴焉。吾人責任，顧不重哉。

### 三、經之整理

上古史料，經孔子整理刪定而爲六經之後，迄至兩漢，又經十四

博士劉歆孔安國賈逵馬融鄭玄等相繼講授，雖有今古文派別之分，而頗著效用。以禹貢治河，洪範察變，春秋斷獄，詩當諫書，治一經得一經之用。惟今文專明大義微言，古文多詳章句訓詁，其間互有得失。至宋而胡瑗王安石程灝程頤張拭朱熹等起言義理，固有變古改竄之嫌，而引申發揮之功，有足多者。自是漢宋經學，各樹一幟。集漢學之大成者鄭玄，集宋學之大成者朱熹也。滿清一代，學凡三變，康熙以前，漢宋兼采，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其代表也。乾隆之間，崇尚許鄭，皆主實證，不空談義理。嘉道以後，今文學突放異彩，承西漢之絕響，風暢一時，經術之盛，遠邁前朝，閻若璩毛奇齡惠棟戴震江永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羅典（字慎齋號徵五，湘潭人，注易詩書禮四經，湘綺先生稱其詩經，鄭康成後一人而已，由翰林官至鴻臚寺卿，以劾和珅罷歸，和珅敗，召入京，公逾八秩辭之，嘗教嶽麓書院垂三十年，嘉道之際魏陶諸公均出其門，咸同之頃曾胡諸公皆再傳弟子，清代湘學，自公啓之，書爲忌者所誣，奏禁出

版，迄至晚清，始得流通，版藏家祠，兵匪稍損，不佞正謀補刊，重印，以益學術，而傳先德，因書未徧，特注概略以說明之。莊存與劉逢祿魏源龔自珍王闓運俞樾皮錫瑞其最著也。蓋集漢宋二千年先儒遺業，研討綦詳。阮元王先謙所纂之正續皇清經解，乃其總匯，嘉惠後學，厥績偉矣。此經學概略之變遷，已往整理之工作也。

吾國四千餘年建國精神，既以羣經爲本，則今日欲圖民族復興，經須必讀無疑也。惟經籍既多，徧讀匪易，任其選擇，亦非所宜。不佞之意，擬將羣經分爲五部，一曰倫理部，孝經四書是也。二曰哲學部，周易是也。三曰政治部，尙書春秋公羊穀梁是也。四曰文學部，詩經爾雅是也。五曰典章部，儀禮周禮是也。此外禮記左傳按其篇章屬性，各如以上名類編之。仿先儒將禮記之大學中庸編入論孟而成四書之例。惟戒割裂整篇，斷章取義，此必守之限度也。然此五類，其

中內容，當然各具相互關係，非截然畫分定義也。如四書之中，言政治者亦復不少。讀者融會觀之，自明旨趣。若並此不知，則不足與言讀經矣。倫理部定作普通人人必讀之書，其他四者，皆專門研究之書，就其所好，或與所學有關，得自由選修之。公民教育多屬倫理，所有教材，無事他求矣。編輯之法，由政府選聘經學專家，採科學方法，分別整理，並選古人注釋精確者附之。再將歷史事跡，舉例證明，引起讀者興趣，牖啓領悟。且倫理經文，明白曉暢，讀之甚易。至讀法分配，仍由編者視其數量定之。此後研究羣經，既將師法家法解放，精益求精，必有新之發現供給應用，是亦學術界莫大之事業也。反對讀經者，往往視經如塵土，一言讀及，又舉家法以難之，矛盾之病，莫此爲甚。守家法者，亦可不必斤斤矣。

#### 四、辯正反對讀經之言論

改建以還，廢經久矣。其所持理由可得而言者約有五焉，一一列舉而辯正之，蓋釋疑也。

一、謂經爲帝王衛私之書，國體旣變，反國體之書，不可再讀，讀則銅蔽人民思想。梟雄叛國，每爲利用之資，袁世凱祭孔讀經，卽其例也。爲此說者，殆亦淺薄不思而已。國家政體，本隨時代變化，時代遞演，關於一部分之制度典章，當然有損益興革之必要。惟立國之民族精神，自有不可變者在焉。古人說易有三義，一簡義，二變義，三不變義，變者方法，不變者原理。換言之，變者用，不變者體。宇宙有恆一不變之真理，而後日月有所附麗，萬物有所生存，宇宙有常常變易之事實，而後日月運行，以成四時之化。萬物代謝，以接遞

嬪之機，事理圓融，一而二二而一者也。例如忠孝節義，今之方法固有差別，然其原理，絕無少異，未有一爲民國，忠孝節義因而俱廢者也。經之價值，前既言之，其非帝王衛私之書，固不待辭辯。且古帝王自有經以來，皆須取法。違者羣臣每舉經訓以匡正之。書契以後，除昏庸君主外，無不受經範圍矣。經多不便暴戾恣睢之舉，束縛帝王，奈何認爲衛私之書耶？康誥曰，「惟命不於常，道善則得之，不善則失之矣。」孟子曰。「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弑君也。」經訓皇皇，其明證也。至尊王一節，原爲尊重國權，時代不同，豈能執此害意。至慮梟雄叛國，如有其事，勢必直截了當行之，決不如書生迂腐之想，尙欲利用無聲無臭之經，以爲利器。苟知利用經書者，決非梟雄叛國之徒，况讀經者多，則正氣日彰，反對梟雄叛國者，必因而愈烈。援

筆申討，勝於十萬毛瑟矣。帝制與讀經，何可認爲因果耶？

二、謂經多僞撰，真僞雜揉，聚訟已久，斷獄匪易，讀則糾紛愈多，不如禪家衣鉢，根本棄之。爲此說者，武斷尤甚。以五千年民族精神所繫之典籍，輕心掉之若此，其亦不肖之至矣。吾人生於今日，而欲透視數千年前真僞以爲決擇，勢不可能。故祇得估量價值，足供適用與否爲斷。例如周禮一書，規模博大，足證古人思想之偉。今雖不甚合用，亦有參考之價值。讓步言之，縱令出於後人之手，等於管子荀子諸書讀之可也，烏用廢耶？再讓步言之，卽有僞撰，亦屬一部分之事，又烏用羣經全廢，玉石俱焚耶？譬之病然，醫者惡其治之而難愈也，乃竟殺之，天下甯有是理乎？且經書此時不讀，往後更無知讀經者。蓋現在讀經之人，尙復不少，若言整理之法，教授之師，較



易着手，再遲二十年三十年，一般人士，不知經爲何物，更不知如何整理，如何教授。斯時也，今之反對讀經者，固足以快意。而中國民族精神，恐將滅亡終無恢復之期矣。！惡勞好逸，人之常情，趨易避難，人之惰性，孰願埋頭苦讀，力究人道正義之旨哉？以印度論，釋家大乘經典，今皆無存。而太戈爾正欲將中國佛典設法重譯，以謀反哺之計。故最近組織中印學會，負此重大任務。所有職員，皆當世賢者，既知爲他人謀立後承祀之舉，己之祖宗血食將斬，甯不一念及耶？日本漢學家本田成之所著經學史論，已經商務印書館譯出，末載『像經學這一學科，將來或失於中國，而被存於日本，也未可知，我於此有無限之感慨了。』嗚呼，言下之意，寧不令人心酸而痛絕耶？

三、謂經學艱深，殊難理解，與其徒弄虛空，不如趨重事實。爲

此說者，不知哲學之謂何也？蓋高深原理，無不寄於玄虛之中。中庸曰，『君子之道，費而隱，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焉，及其至也，雖聖人有所不知焉。夫婦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，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，』此言麤中有精，精中有麤，麤者夫婦能知能行，精者聖人亦不知不能。故曰『語大天下莫能載焉，語小天下莫能破焉。』密索深思，其味彌永。理至深而用至淺，理至約而用至廣，惟其知深而後淺用切當，惟其知約而後廣用弘通。蘇軾曰『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，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。』學者求之，取精用弘，則左右逢源，治天下如反掌，故讀經多者其用愈大，古人謂『宰相須用讀書人，』卽爲此也。况學無不深，深無不玄，欲避虛玄，惟有不學。如果不學而能，一切書皆可廢，何獨於經。文野之分，蚤已泯絕，所有學術，誠

塵土不若矣。然在今日，國人之未盡爲共黨者，實經術維繫之功。反對讀經而未爲共黨者，亦間接涵濡之效。正如生活空氣之中，視之弗見，聽之弗聞，民族精神，正如此耳。

四謂經多故實，不合時宜，以古人生活之方法，施諸今人，處處鑿柄，在在可徵。且犯復古之嫌，更招譏誚。仁義迂腐之談，不敵飛機毒砲之利，虛耗精神，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。爲此說者，知其一不知其二也。經固有古代故實，然可比類而活用之，整理後，不合時宜者，編入專門典章部類，作爲歷史文化研究之資。吾爲禮治之國，於禮獨詳，三禮之作，蔚然大觀。古者三王不襲禮，禮有損益，孔子言之。今存其書，作歷史文化參證，功用甚鉅。殷墟甲骨，正在發掘，新如郭沫若尙研究之，蓋以歷史文化而見重也。夏鼎商彝周石鼓，珍

之重之，亦以歷史文化價值也，獨於禮經如此不若，何重於彼而輕於此耶。且復古二字，恆爲反對者藉口，在此革命時期，惟有此類惡劣名詞，足以壓迫知識淺薄之輩。一言讀經，不曰開倒車，卽曰老頑固。聽者不察，惟恐冒此復古之嫌，曲爲規避，實在真理不明，認識不確，隨俗所轉，不能轉俗，天下滔滔，言之心碎。讓一步言之，古而有用，何嫌乎復。譬之今人貪污，應學經中如何清廉。今人欺騙，應學經中如何誠實。今人不孝不弟不忠不信，應學經中如何孝如何弟如何忠如何信。今人不禮不義寡廉鮮恥，應學經中如何有禮有義知廉知恥。如此復古，誰曰不宜。卽將事實言之，穿衣吃飯，無一而非古法，未聞盡欲棄之，非西服西餐不可也。孔子曰，『禮從宜，事從俗』。又曰，『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』。正所以教後人斟酌合宜之

用。春秋三世之說，隨時進化，無適不宜。讀書觀通，實爲要義。倘執此而反對之，亦與舊日學究謂八股文章爲孔道者，同一見解之誤，自蔽之迂，可憫可笑。故言讀經，絕不能以復古二字籠統譏之。如歐洲文藝復興之復，今之民族復興之復，據此聯想，便悟讀經主旨矣。飛機毒砲，本自衛所不可少之物。並非讀經，卽置飛機毒砲於無用之地。然無真正精神，充實愛國保土之忱，縱人人而有飛機毒砲，亦不過資敵人不戰而獲之勝利品而已？殷鑒不遠，奈何健忘若此耶？

五謂學校功課已多，學生腦力，實難再勝讀經之苦。且在童年，收效未易。不如擯節時間精力，用諸適用科學爲尤善也。爲此說者，驟聞之似亦近是，就事論事，實得其反。經自整理之後，其屬倫理部分，並非艱深。正須利用童年強記之力，使之終身服膺而不忘，不期

當下接受，責收成效。蓋至理名言，每在用世之頃，徐徐閱歷而證實之，乃知親切有味。得一言而終身行之者，此類是也。至功課之多，本爲今日教育之病，不佞曾作澈底改革教育制度意見書，言之頗詳，可供參考。經旣爲必讀之書，應將不急之功課數量減少。况吾國課程，完全抄襲外國，一味盲從。外國無讀經，吾亦無讀經，此不良教育制度，徒促國命而已。

以上五者，反對讀經理由，約略盡矣。此外醉心歐化，或迷信某種主義，謂經爲唯一障礙思想之具，醜詆之，咒詛之，無所不用其極。蓋非如是不足以縱其慾，遂其志，達到其別有用心之目的。此類之人，誠不足道，然尙有不成理由之論，觸目皆是。不佞尊重他人人格，雅不欲盡情揭破。致犯惡口之戒。茲不得已，姑舉一二例以爲類推。

之資。某君論學校讀經內載『滿清升祀孔子爲大祀，而滿清亡，袁世凱祀孔而袁世凱斃。韓退之曰，事佛求福，反更得禍。……』等語，據此，則孔子爲不祥之人矣。祀孔與否，禍福何干，孔子非司禍福之神，有類俗人求財，則祀財神可擬。孔子爲民族偉人，祀之敬之。尊其標準人格已耳。滿清袁世凱祀之，恐亦無反對孔子之神，惡其祀之也，乃降禍於滿清袁世凱，以絕其祀。縱令如某君所云而反證之，孔祀廢後，不能救東四省之亡者，抑又何哉？此種論斷，不合邏輯已甚。執此爲祀孔不利之據，蓋亦淺矣。又某君『強令中小學生讀經』內有『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……要是應用起來，那末軍人們受之父母身體，一定要藏在窖裏，躲避日本的飛機大砲，……』等語，拜讀之餘，不能不驚歎其淺薄之至。曾子曰，『戰陳無勇，非孝

也』。詩曰，『王事靡盬，不遑將父』。孝經曰，『夫孝始於事親，中於事君，終於立身』。古人移孝作忠，殺身成仁之義，蓋已多矣。某君皆未讀耶？經權之用，自有中道，以辭害意，尙復不可。况如某君所云，直謂死人讀死書耳，可不哀哉？武王伐罪，夷齊守義，各行其是，皆可取法。所謂『理事無礙 事事無礙』。讀書活用，此一例也。抑不佞有不能已於言者，竊以研究學術，各有主張，真欲反對其說，又復何妨。但須讀經十年，先將內容研究明白，究竟何處足以反對，振筆直書，乃有一顧價值。否則東扯西拉，欺騙青年，誹衆取寵，匪僅貽譏陋之羞，其罪惡實浮於誨淫小說萬萬也。韓愈未讀佛書，妄肆謗毀，識者謂同樵牧角舌，終爲盛名之玷。今之學人，信口狂吠，惟暴露其拙劣而已。



且反對讀經者，謂五經四書，在於嘉言淑德，應當服膺，惟此類之書，亦已多矣。何必拘拘讀經，某君曾舉貞觀政要，太上感應編，近思錄等，認爲較經爲善者也。不佞並不反對此類之書，不過後人之書，淵源於經，認其子孫，而不認其祖宗，殊強詞也。或謂經文錯雜，頗少條理，與其述古，不如從今，此以科學方法，而繩經書編制，昧於進化之旨，莫此爲甚。况經書性質，非科學可比，科學以最後最新爲最善，經學精義，不僅無時間性，並無空間性，放諸四海亦如是，俟諸百世亦如是也。學之性質，各有不同，不可以化學原則證電學之誤也。

### 五、結論

吾國學術，自堯以後，一貫相承。孔子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至

是乃集大成。傳世亦久。道統之體曰中，其用曰仁，治術之體曰民，其用之原則曰正德利用厚生，達到正德利用厚生之工具者曰禮樂，現諸事實則人倫也。自真理整個言之。學術爲體，治術爲用，學術治術真理之二面，不分而分，分而不分。體用之辨，如是而已。吾人論學，先明體用，實爲前提。前提一誤，則違邏輯。今人犯此病者，所在皆是。不佞每讀汗牛充棟之新出版物，非膚淺浮詞，卽亂雜謬說，學貧如此，可爲浩歎。故將體用之說，反覆言之，俾得要領也。

吾國近四五十年來，學術政治，往往陷於齟齬杌隉之象，其故何哉。一言以蔽之曰，不明體用而已。頑固泥古之輩，事事保持。篤守舊制，醉心歐化之流，處處破壞，倡造新規。每將所學運用於國家社會之間，不切事實。在表面觀之，類似新舊思想衝突之爭。然剖析檢

討，皆由認識之誤，不能將其體用融會貫通，審察環境情形，因時適變，因地制宜。凡宇宙事物，就方法論，本顯新舊之殊。在真理論，實泯新舊之迹。夫所謂新舊方法之分者，亦不過依過去之事實，誕育現在之新機，又依現在之新機，誕育未來之事實。相續運行，生生無已。新舊之義，繫於時間比較之詞，決非將過去事實截然斬斷者曰舊，亦非將現在事實突殖新機者曰新。因其遞嬗之交，殆據自然之因果律也。或主新舊調和之說，殊不合理論之至，凡事以適用爲限，果適用矣，焉用陳腐者參於其間耶。且真理者，宇宙唯一不變之定律，不含絲毫淆雜之性，譬之真理無貪污，而貪污者，欲將國家社會事業改造完善之地步，絕無是事。其他事項無不準此。故其真理，昭昭天壤，莫能變之。設一有變，則宇宙滅矣。宇宙以內之萬事萬物，更無

建立之餘地。如幾何學所謂三角形各內角之和，等於兩直角之定理，爲永永不變。物理學所謂力點支點重點係固定不移之位置，亦爲永永不變。變則推翻一切定理，皆無正確標準矣。至於證明運用之法，各有不同，據此顯著事實，最足以辨體用之別。學者明察以後，則通權達變，斟酌因時因地需要之方法，則事無不舉，功無不濟。體用一貫，各具分際，折衷而剪裁之，乃能遵循進化之正軌，順利前往，所有事實，當然日新月異而歲不同。然其表著新異不同之用，皆不離乎真理不變之體。換言之，真理之中，寓新方法。新方法中，實寓真理。如禮義廉恥之中，實行新生活。新生活之中，實行禮義廉恥也。今之言中國本位文化者，風起雲湧，振盪一時。籌亦感觸過去矛盾之病，目前顛覆之危，特樹此幟以爲唯一救國之計，根本之圖，固應爾也。

但綜覽各人思想，雖已改正進步，要皆籠統含混之論，未中肯綮。終不能表見正確之標準，滿足公衆之希望。如十教授所倡「不復古，不盲從，」語病尤甚。既須發揚固有文化，則復古之名無可避矣。既須吸取他人之特長，則又何者爲不盲從矣。須知文化之量，所包無限，未可以固定方式度之，亦未可以簡括文字盡之也。明其體用之關鍵，自然隨時隨地，莫不運用得宜，賢者處事，而得最大多數同情者，職是故也。

夫所貴乎讀經者，蓋有五焉。一曰立身，五常八德，躬行實踐是也。二曰用世，守經明權，治事適中是也。三曰修學，文化變遷，窮源竟委是也。四曰取法，研求治亂，洞燭得失是也。五曰明道，溫故知新，繼往開來是也。然此五者，豈可須臾離哉？精進無已，聖賢可

期。曾國藩曰：『不爲聖賢，便爲禽獸，莫問收穫，第問耕耘。』讀經工作，乃耕耘也。不問能爲聖賢與否，但求不爲禽獸幸矣。吾國之經，既爲上古之史，就世界歷史考之，所稱五大文化古國者，其四已亡。除有一部學術流通外國保存外，餘無徵焉。至於吾國，今猶屹然立於大地之上，具五千年莊嚴燦爛之文化，舉世無與匹也。不可因其衰弱，遂以淺薄之見，貶損身分。國之衰弱，經書不負責任，據經以文篡奪，誦經以退黃巾，經書亦不任咎。蓋人不善用之，或讀之而不躬行實踐，經亦無如人何！反對者以爲讀經無用，甚至有害，每舉不良事實及王莽曹操馮道嚴嵩洪承疇爲證。究竟此類之人，殆亦可數。其他賢哲無不由經陶鑄，况今猶恥莽操人格者，卽經中正義之教，若無經，不知若干莽操矣。經之維繫正義之功，可操治亂，論斷是非，宜

用立體方式，面面俱到，不宜僅以平面方式而爲一面之觀也。且學問價值，不因國勢而低昂。印度雖亡，佛學價值仍在。希臘雖亡，蘇格勒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學術價值亦在，果能發揮民族所長，正所以砥勵志氣，增高自信自重之愛國心。勇猛精進，求脫險於春冰虎尾之中，以策安全樂地之生存者也。如其自甘暴棄，將其祖宗積銖累寸之遺業，蕩滅無餘，人將賤爲苗裔馬來人種之列，侮辱於不堪地矣。不佞此懼，可惜言之冗而詞之費也。

近百年積弱之原，論者歸咎人民，輒恥人民程度之不逮也。先民有言，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。」揆諸正義，夫復何辭，惟百年執政之人，嚴禁匹夫干政之舉，民重之說，久置高閣，故滿清如此，革命起焉。軍閥如此，同歸盡焉。近事追思，益信民不可侮，經術不可不知

也，況在今日民族危亡之秋，經中所言夷夏之防，實爲迫切需要之用。吾國屢次滅亡而屢次興復者，皆賴此潛伏之勢力，醞釀蓄積，一旦勃起而發抒之，如奔流直下莫可遏抑，事實告我，烏可忽耶？不佞每謂一切科學，十年造詣，可達極度。物質建設，廿年努力，可媲歐美。迎頭趕上，又復何難。國勢危弱，人皆知之，救國方策，人皆言之。然而吾國維新不後日本，卒不能爲此十年廿年事實實現者，必有阻礙之敵焉。爲此阻礙之敵者，非英、非美、非日本、非親、非友、非仇讎。反躬自省，乃己身不健全之心理也。集四萬萬不健全之人心，非獨十年廿年不能實現，千年萬年亦不能實現，今醫心之藥，惟經爲萬應丹也。一線之延 在昌明經術，洗心革面，造就後來居上之輩，用蓋前愆，非唯上慰祖宗，下綿子嗣，而自身起死回生，亦舍此莫屬。



頃者時機漸轉，有禮義廉恥新生活運動矣。有文化建設讀書運動矣。有湘粵學校讀經運動矣。剝極必復，其在茲乎。

讀經問題，繫於民族生存至重且鉅，不佞謏陋，草擬茲篇，國中賢達如有同情討論者，或反對，或贊成，或部分糾正，均極竭誠歡迎，敬祈通函南京跑馬巷吉祥里二十一號，以便彙集發表爲荷。

達存附注

民國二十四年六月  
初版  
再版  
三版

涵原叢著目錄

涵原學書  
涵原政書  
涵原文存  
涵原詩存  
涵原雜著  
讀書精義類鈔  
戊辰寧皖集  
又我齋聯語集  
東西南北集  
東方文化概論  
青年新生命  
現代人物之批評  
涵原近著  
讀經平議  
涵原講演集

讀經平議

定價大洋貳角

中央書局發售

太平路二四八號  
電話二三六三八

